

【 議論風生 】

規管工時要立法

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吳秋北

本港人均生產總值多年來位居全球前列，勞動階層理應分享經濟成果，得到公平、合理對待。雖然去年5月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改變低薪行業生態，為低薪工人帶來正面影響，但普通行業仍然長期存在「長工時、無償加班」問題。在「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下，大部分僱員只能啞忍無償加班，爭取以立法形式規管工時的主張，成為了當前僱員最關心的議題！令人惋惜的是，早在政府公布《標準工時研究報告》予各界討論規管工時議題前，七大僱主團體及商會破天荒發表聯署聲明，反對任何形式的工時規管，態度十分強硬，企圖發制人，扼殺理性討論空間。

事實上，本港各行業長期緊縮人手配置，「長工時、無償加班」直接令各業僱員不勝負荷，過大工作強度不單容易引致慢性勞損，僱員身心疲倦之餘，工作壓力更會衍生其他如心臟血管疾病、嚴重影響僱員身心健康及減低工作效率，同時剝奪了家庭和閒暇生活，違背「和諧家庭」精神，容易衍生各種社會問題。正因問題牽涉甚廣，勞工界早在十年前已提出了規管工時的訴求，多年來持續跟進工時情況，判斷出「長工時、無償加班」必須規管，而且基於當前不對等的勞資關係下，若想單單依靠勞資協商來解決問題，肯定是脫離實際情況，因此必須要立法實施。這一點，相信資方亦十分清楚，因為在過往勞資談判過程當中，資方正是經常以「沒有法例依據」為擋箭牌，拒絕給予僱員合理權益，就以最近電梯維修員的維權談判為例，資方態度強硬，以未有明確法律指引為理由，拒絕進行有關合理工時和超時補償制度的協商，反映唯有循立法途徑，才能切實保障僱員取得合理權益。

政府剛剛宣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工聯會認為無償加班情況十多年來持續惡化，僱傭條例嚴重脫節，未能做到保障僱員享有合理權益的設立目的，本港實在有需要實施規管工時法例。委員會成立後，應集中討論工時法例的具體細節，因應各行業／職級特性，推行一套足夠回應行業實際情況的制度，有利勞資共贏，造福社會。參考最低工資時間表，委員會應爭取於一年半內提交方案，以便盡快通過進一步行政程序，正式出台。

民進黨棄「獨」回頭是岸

王修齡

【 兩岸三地 】

北京日前舉辦了一場「美麗台灣——台灣近代名畫家作品展」，展出了包括張大千、黃君璧等著名畫家的經典畫作，吸引了兩岸文化藝術界的極大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前台聯黨主席蘇進強以台灣文化館基金會執行長的身份來參與這場文化饗宴。

衆所周知，蘇進強是李登輝扶植起來的主張「台獨」綱領的台聯黨的前主席，他也曾任台聯黨的秘書長。蘇進強也是出身於三軍大學，曾在各島內軍校及「國家安全會議」任要職的人，他本身是雲林人士，一九五三年出生，當年也是主張「極獨」的一伙人中的一員。

蘇進強訪京留「新印象」

然而，這次到了北京之後，他對記者說「對大陸印象有很大改變。」又說對兩岸和平有很多「新理解」。當然他也透露說，這次登陸「得到謝長廷和李登輝的認可。」由此可見，似乎台聯黨也正在爭取與大陸「對話」了。外界會更加關注該黨主席黃昆輝會對蘇進強此行作何反應。

台聯黨正在轉彎的時候，民進黨一些有識之士也在為爭取「兩岸對話」活躍起來，他們不斷呼籲「民共對話」。看來，作為黨魁的蘇貞昌，想摺住「台獨」的蓋子已經不可能了。可是，蘇貞昌還是在大放厥詞地說：「對中國不要有錯誤的期待」。曾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理論家」林濁水當即反駁說：「對中國固然不能太一廂情願，但至今要有合理的期待，否則則不必交流了。」在這位「極獨」理論家都要自己來試一下民進黨兩岸交流的水溫時，可以窺見大陸習李新領導班子上任後一系列承前啓後的兩岸政策，尤其是張志軍掌國台辦後願與島內各政黨保持密切務實地接觸的新作風，被台媒稱之為「王毅模式」將繼續在兩岸往來方面發揮作用，給民進黨內部帶來了強烈的震盪。

民進黨中生代也不甘落後，前立委郭正亮今年以來頻頻放話。他對蘇貞昌不願兩岸交往十分不滿，他用閩南話說：「民進黨只會喊卡（打住不往來），不提自己的主張，早晚會被人看破腳手（閩南話，即被人看透毫無辦法）。」最近，郭正亮參加「平潭兩岸論壇」後又說：蘇貞昌對兩岸關係交往來有「無意願」；另一位美麗島電子報主持人吳子嘉在參加平潭論壇後也說：「蘇貞昌與中國為敵。」

民進黨內部已經有一股勢力正在竭力主張「民共對話」，最明顯的是民進黨創黨主席許信良，當年他曾主張「大膽西進」，多次登陸來交流。這次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我們非得跟中國大陸取得某種妥協不可，而簡單來說就是政治協議非談不可。」民進黨從元老到中生代都正在試圖打開對話大門，大陸早已表明，只要他們放棄「台獨」主張，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不棄「獨」阻礙兩岸交流

蘇貞昌的民進黨主席任期到明年就要結束了，黨內有些人曾主張修改黨章，讓蘇貞昌延長任期到明年七月以後，以期他能領導民進黨在明年七月「四合一」選舉中取得「勝利」。不過，多數黨員不同意。因為黨內「民共對話」呼聲越來越高，連台聯黨都先走了一步有了「新理解」，民進黨難道還能依然故步自封嗎？

民進黨內部對於如何開展兩岸交流的政策爭議已經浮現，作為黨魁的蘇貞昌也被新的局面衝擊。他雖然恢復設置「中國事務部」，並躊躇滿志地自組所謂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可是蔡英文、謝長廷、許信良都拒絕被邀參加，恐怕已經胎死腹中。蘇貞昌又因訪問日本的「漢奸言論」，惹惱了大陸當局也因而失去在推行兩岸交流的主張上的話語權，令他在黨內威信掃地。

雖然民進黨明年才換屆，但黨內目前已展開誰當主席的較量了。有人提出謝長廷最有資格接任主席，因為自從去年他成功登陸後，至今已先後提出一系列新主張，並且還得到黨內相當程度的認同。連許信良也說謝長廷提出的一些主張有「創意」，認為謝是「唯一肯認真思考兩岸關係的人」。因此，許信良也尖銳地指出民進黨所犯下的是戰略錯誤，明確主張要與大陸建立政治對話與互信。

民進黨在挫敗中吸取教訓，把兩岸關係擺在政策的主軸，是十分明智的作法。但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提是要放棄「台獨」主張，大陸方面對此堅持是一貫的，明確的和不容置疑的。棄「獨」對長期對「獨」麻痺支持者的民進黨人來說，是需要來一次洗心革面的大改變，如何取舍需要慎重權衡。不過，既然「台獨」是永遠過不去的苦海，那麼就該早日回頭是岸。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李案遵「大老闆」旨意「閃撤」

李明俊

李柱銘看到了香港廣大民意不贊成「佔中」行動，擔心會一敗塗地，所以想出一個買保險的方案，得到了蘋果日報社論的支持，也和香港政壇四人幫作過商量，但沒有和大老闆作過任何請示，想不到，出籠三十個小時之後就「閃電式」被撤消了。究竟是誰主導香港的對抗政治，香港人都應該心中有數了。

【 指點香江 】

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提出了五個獲得最多提名票的人，可以參選行政長官的方案，並且說，願意接受一千二百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和以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的模式。然而，這個方案短命得很，三十個小時之後就「閃電式」宣布收回了。

收回的人，自己承認自己是浮士德，自己把靈魂賣給了魔鬼，認為自己做錯了，慌忙跪低，承認自己犯了錯誤。為什麼這一個彎轉得那麼急？為什麼轉得那麼狼狽？為什麼李柱銘要詛咒自己出賣了靈魂？

有人說，因為反對派的反對，所以，他抵受不了壓力，唯有認錯。但各種跡象看來，反對派的反對，不足以令他如此唾面自乾，不顧顏面，還應該有更大的壓力，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外國勢力的命令，使他不能不俯首聽命。我就不相信，區區一個鄭宇碩，可以令到李柱銘立即跪低，我也不相信，一個不見經傳的網民，批評他是浮士德，他就覺得對方是真理的化身，俯首服從。

令反對派憂失去籌碼

李柱銘已是龍頭大哥，怎會把劉慧卿放在眼內，鄭宇碩更加不在話下。問題在於，他的大老闆認為，李柱銘承認基本法四十五條，承認提名委員會的的機制，承認一千二百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承認了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那麼，反對派在法理上根本再沒有什麼籌碼，因為他們所提的，完全是違反了基本法四十五條，如果遵守這些在這個軌道上進行談判，將來提名會按照基本法的表決方式，由一個機構進行表決。大老闆認

「佔領中環」是反法治惡行

謝緯武

【 有話要說 】

歷史上誰佔領過中環，佔領過港島、九龍、新界？英國殖民軍，日本侵略軍。今天戴耀廷、鄭宇碩所謂「真普選聯盟」的佔領，是對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反動，是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嚴重挑釁，是對基本法、人大有關決定和香港特區法治體系的粗暴踐踏。他們企圖用欺騙性的「和平與愛的佔領」，達到英國、日本槍炮佔領實現不了的夢幻。「佔領中環」不但是刑事罪行，而且是侵奪中央主權的嚴重政治問題。

法學者竟煽動藐視法律

法治對於藐視法治的卑劣行為是無情的，正義的旗幟一定會被法治堅決維護。「佔領中環」以「非暴力」掩飾，以「和平」及「愛」裝飾，其實是十分險惡的，是在利用其政治、社會、教育已結成的對抗體系，把反對派的政黨、社團，把反對派的教育體系（教協）及其他領域的體系（特別是傳媒），串聯起來，相當廣泛地以偽善面孔欺騙市民，

誤導大中小學生，以破釜沉舟之惡形惡相抗憲法法治，誓破法治，誓要顛覆。

敢問戴耀廷副教授：何謂法與法律？怎樣理解香港特區的憲治、法治，怎樣理解「一國兩制」的法律體系、法律秩序？他的著述和他的報刊上的專欄不但回答不了，而且常以錯誤法律觀點誤導讀者，比如他在《法治心》一書中的表述，就證明他對中國的憲法學一竅不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一個非司法性的政治組織，但卻有權對法律條文作出最終權威和最終的解釋，且是不經公開的聆訊及爭議雙方陳述證據就作出的。」這表明戴副教授不懂中國憲法，不接受中國憲法，也不懂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不接受基本法第八章關於釋法條文。一個不懂、不接受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的年輕學者，關門造車，設計、倡議「佔領中環」，並為衆所周知的學者鄭宇碩、任支聯會常委的牧師一起發動，其法律上的盲目性，政治上的極端性，行為上的盲動性、危險性，不是可以合理地推斷出來嗎？

法律學者唆使市民、學生犯法，首先表明他不明法的嚴肅性，竟然不負責任地煽動別人藐視、戲弄法律。戴副教授以「公民抗命」對抗法治，是把香港社會引向邪路。

「鐵娘子」阻止不了香港回歸

曾淵淦

闊斧地打壓工會，立法限制工會罷工，將大量的國營企業私營化。第一家被私營化的國營企業是英國宇航，通過將這家企業送到股市交易所上市而私營化。這隻股票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買的股票，1982年，我準備離開英國回到新加坡前夕賣掉這隻股票，獲利竟高達一倍。

英國的工會、工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崛起的，今日被稱為偉人的邱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全國國會選舉時，他所領導的政黨敗在工黨手中，不得不黯然下台。之後，工會力量不斷膨脹，拖垮了英國經濟。於是，堅決以強硬手法對付工會的戴卓爾夫人就應運而生，這是時代造英雄。她成功地把英國從高通脹、罷工不斷、亂糟糟的經濟深淵中救出來，這該是她一生最成功的成就。她是徹頭徹尾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的信奉者，也因此，不同思想的人，對她的評價也不一樣。她死後，英國左翼分子開慶祝會，慶祝她的死亡，一首諷刺她的歌曲成了英國廣播電台熱門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名，也使到英國政府啼笑皆非。

在香港，更多人對戴卓爾夫人的評價是從她與中國談判的香港回歸的角度來評論，認為她出賣香港人利益的評論似乎佔多數。不少港人批評她在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上太軟弱，輕易地將香港主權治權奉送給中國，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持有這個觀點的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自己認為香港是一個人會生金蛋的鵝，中國政府必然不敢也不會殺掉這隻會生金蛋的鵝。他們認為如果戴卓爾夫人夠強硬的話，應該可以逼使中國繼續讓英國在1997年之後統治香港，以免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還記得那個時候，我也曾經在新加坡的報章撰文分析香港的前途，結論是香港不可能在1997年之後繼續由英國人統治，中國會不惜一切地收回香港

城市，但運動迅速失控。最後美國當局用警棍驅散示威人群，用強力清除示威者駐紮的營地，大批示威者被當局逮捕。這次行動也嚴重影響紐約金融商業活動，並造成巨大損失。

欲為「佔中」慘敗補鑊

現在是吹起集結號的時候了。所有「同盟者」，將要聽取彭定康的呼喚，好像杰克倫敦「寧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的詩句，參與一次震撼香港的較量。它們的旗幟，就是要建立西方國家主體的政治制度，而不要基本法的第四十五條，更不是中國政府的直轄之下的一個地方高度自治行政區。經過這樣的疾風暴雨的鬥爭，英國的代議政制就可以回歸了。「不離開」，是英國人的目標，所以，軍情六處的特務顧汝德又回到香江了，鼓吹「民意的大象出現」，國民教育就要垮台」的言論就出現了，「只要一次又一次進行鬥爭，中國收回國民教育作出讓步，承認挫折」的言論也出現了。文憑通識科的考題和答案也圖窮匕現了。

李柱銘的方案，是因為看到了香港廣大的民意，不贊成「佔領中環」的行動，擔心一敗塗地，所以想出了一個買保險的方案，也得到了蘋果日報社論的支持。看得出來，香港政壇四人幫曾經作過商量，但是沒有和大老闆作過任何請示，李柱銘自作聰明，以為反對派可以兵分兩路，採取了唱雙簧的行動，採取兩面策略，又要對抗，但又擔心對抗失敗，斷了後路。所以，提出了一個保證自己友入關的方案，表示要遵守基本法的選舉規則，保留了參加選舉的權利，作為保險，作為後路。想不到，三十個小時之後，這樣的一個方案，就被否決了。究竟是誰主導香港的對抗政治，香港人都應該心中有數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公民抗命」把港引向邪路

第一、憲法的權威地位不可改變，基本法是包括香港在內全國實施的公認的良法。「抗命」就是抗憲，是走一條不公義的絕路。

第二、普選是基本法第45條及第68條的規定，而港英時代根本不敢提，中英聯合聲明也沒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已站在最高的道德高度上，正義旗幟飄揚，怎能反倒？

第三、基本法第45條關於「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規定，是改變不了而又嚴整合理的憲制性規定，是合乎公義的準則。只可民主討論協商細化實施，不容「抗命」拒不執行。

第四、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不是獨立政治實體。香港普選只能按照憲法和基本法「一國」原則，按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實施，而不能按照國際公約和外國法律去做。國際公約第25（b）條，從港英時代至現在，都不被接受。

「佔領中環」完全無法理依據，無社會公義，無道德基礎。

「鐵娘子」阻止不了香港回歸

的主權。因為這是中國領導人的歷史責任。因此，戴卓爾夫人不論是軟弱或強硬，都不可能扭轉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過程，這也是所有的香港人不得不接受的事實。當然，有些港人1997年前後選擇移民海外。但數年後，不少移民回流了，他們發現海外的生活不是如他們想像中美好。

逼中央讓步想法太天真

今日，香港回歸就快16年了，仍然有不少香港人認為香港還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鵝，中國中央政府絕對不敢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這是錯誤的想法。30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中國仍是一窮二白，而當時的香港的確很繁榮，更是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重要性很高。可是，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包括鄧小平等皆以非常強硬的語氣來與戴卓爾夫人談判，甚至聲明在非常情況之下會派解放軍以武力收回香港主權。今日的香港，重要性已遠非30年前可比較，今日中國強盛富裕，中國每一個大城市都是對外窗口，早已不需要香港這個窗口，外國資金源源地直接湧入中國，也早已不需要香港的投資。今日的香港，依賴中國內地遠多於中國內地依賴香港。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可以再造香港，這句話一點不假，深圳的前海特區，珠海的橫琴特區，都有再造香港的味道。

今日的確有一群香港人以為能以破壞香港經濟為籌碼與中國中央政府談判，可以逼中央讓步，這種思想與當年以為英國人可以永遠統治香港一樣的天真。當年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戴卓爾夫人不是不強硬，她的確是鐵娘子，但是她也很清楚知道中國領導人的歷史責任與談判底線，鐵娘子硬不過鄧小平。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